

年

卷

期

13

12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十 期 第 三 十 卷

(第 一 六 八 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III No. 12 (168) March 19, 1926



民 國 十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中 華 郵 務 特 准 掛 號 認 爲 報 之 紙

商務印書館精印 名人書畫

名人書畫

已出二十五集

中國紙

九二三集各一元四角

第三十二集一元三角

餘均每集一元二角

外國紙

每集一元二角

名人書畫扇面集

九集每集一元

唐閣立本帝皇圖真蹟一册一元五角

天籟閣木人畫册一册三元

禹之鼎人物真跡一册一元

費曉樓仕女精品三色版一册二元

十八應真聖像一册一元八角

陳老蓮畫册一册一元二角

錢廉江陳南樓書畫合册一册一元二角

王椒畦先生詩畫一册一元四角

奚蒙泉詩書畫册

一册二元二角

藍田仿梅道人山水卷

一册二元五角

錢竹初山水精品

一册一元二角

黃小松山水册

一册一元二角

吳昌碩花卉畫册銅版

一册五角

吳待秋畫稿

一册一元八角

清於女史仿宋人花果真三色版

一册八角

南樓老人花卉銅版

十二幀六角

戴醇士山水銅版

十二幀六角

姚梅伯題任渭長人物銅版

一册六角

吳昌碩花卉銅版

十二幀六角

王麓臺山水扇面集

一册一元

搜羅名人書畫
真蹟採取佳紙
精墨照相影印
不失原來精神

(上列各種除註明銅版三色版者外餘均用珂羅版印刷)

編者的報告

每期編者的報告。和讀者很有關係。務請讀者留心看一下。

「白蘭花案」第十四期可以結束。結束以後。就登伍光建的「勞苦世界」了。

「茶花女劇本」第十六期可以結束。結束後就登新譯的德國歌德的名劇「兄妹」。近又承退翁先生。翻譯世界名著數篇。都是很有價值的。大約從下期起。可以開始登載。名畫家楊清聲先生惠贈照片多種。方在製版。不久也可以登出。

另外一欄大約每期都有很好的作品。

福建龍溪陳零生先生。寫信告訴我們。林琴南的長篇創作。除了第四期補白所記的而外。再有「京華碧血錄」。及「巾幗陽秋」兩種。此書以告愛讀林氏小說者。并謝陳先生。

小說世界

第十三卷
第十二期

目錄

封面	插圖
靈峯道上	我之故鄉 唐小說中柳毅傳書之故蹟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編者

情禪

胡寄塵

惆悵……………胡靜美女士

一個失蹤的瘋子……………黃葉

白蘭花案(續)……………唐小圃

國風入樂辨……………胡懷琛

說界評論之一斑……………編者輯

茶花女(劇本)(續)……………徐卓呆

小說雜論存稿(另外一欄)……………葉楚傖

白補

給作者的一封信
蔣智由之小說論

告 附

本雜誌的兩個宗旨。
(1)用淺近有興趣的文字發揮較深的理論。一方面供人欣賞。一方面指導社會。補助通俗教育。(2)對於中國文學。一方面發揮他的好處。一方面革除他的壞處。



閣下如患瘋濕骨痛之時

欲驅除之即需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滋補其血液也可

瘋濕骨痛無論如何長久如何沉重切莫以為就治失望因已有多數患
 極沉之痛得獲治愈蓋是丸乃天下馳名清血補血之聖藥其所造
 血之奇功除瘋濕疼痛舒經活絡凡肌肉自為瘋濕或骨節酸楚等
 之新血驅除瘋疾就疼四肢靈活從新動行亦為千緬甸扶林塔街五
 狀均可使其宿疾痊愈四該處酒館主人彼亦自述云八年以前醫
 十紅一號補丸所治愈瘋濕骨痛者之一份子也
 生紅一號補丸所治愈瘋濕骨痛者之一份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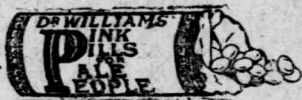


扶林埠壽仁先生王照

受其亦如瘋濕或骨節酸楚等
 藥多求治終難效
 以除根腰疼背痛難
 仰四冷更劇因動冬
 令無寒病更劇因動冬
 弱無力寒熱此時痛苦
 惡常患寒熱此時痛苦
 加以致不能從事雖施
 用藥及按摩手術稍見
 微效暫時舒適及止
 痛仍舊一證書本散
 醫藥局之紅丸之功
 入余藥局之紅丸之功
 效立即購而試服初
 瘋濕之症亦係精神
 仰光亦愈是症亦係
 大者均有出售每瓶
 瓶大洋一元五角每
 瓶大洋一元五角每

第一即覺稍見功效於是耐心運服逐漸見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治愈也現下
 復原體力強健逾於疇昔且鄙人之胞兄現住
 所治愈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
 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
 大洋八角郵力在內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丸補色紅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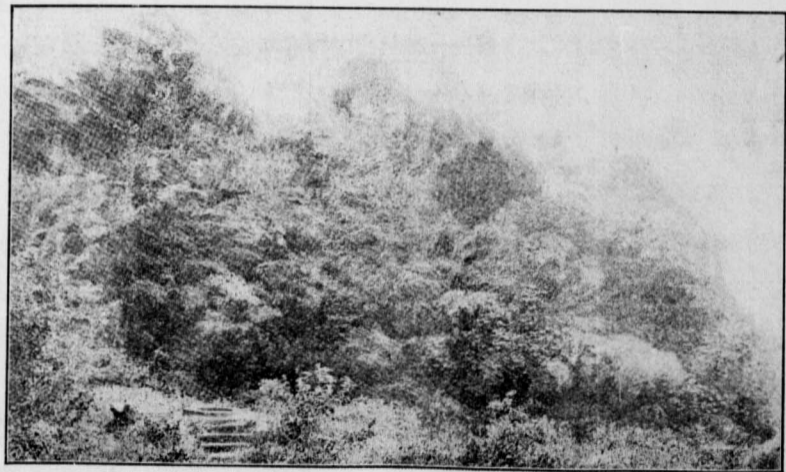
醫大士廉韋



我 之 故 鄉

思故鄉
歌
不禁思起。
我之故鄉。
兒時遊釣
不能忘。
不禁思起。
我之故鄉。
天涯烟水
勞相望。
不禁思起。
我之故鄉。
往事回頭
半渺茫。
窗前明月
屋角斜陽。
至今可是
仍無恙。
(寄塵)

唐 小 說 中 柳 毅 傳 書 之 故 跡



柳毅爲龍王之女傳書。見唐人所作柳毅傳。荒唐之言。不足信也。今湖南岳陽縣四君山。有柳毅井。相傳爲毅之故跡。井旁有古橋。樹大數圍。枝柯千年。殆千柳毅傳中所謂社橋也。

(寄塵)



情禪

胡寄塵

這篇小說是爲著讀了「惆悵」與「一個失蹤的瘋子」有感而作的。讀者無妨先讀了後面那兩篇。再讀這一篇。

輕寒襲人的夜裏。程黃花獨自一人。坐在燈下。面前攤著一本書。其實他的精神。並不貫注在書上。只是聽得窗子外面瀟瀟浙浙的雨聲。覺得可厭極了。

便摺了書。抬起頭來。向壁上掛的新買來的月份牌。望了一望。他望月份牌。並不是看那月份牌上的日子。也不是看星期。只看他上面的附屬品。就是四色版精印的時裝美女。

程黃花剛把那美女望了一眼。只見他斜着身肢。靠在鋼琴旁邊。微微的笑着。好像秋水一般的雙眸。也如在那兒盼著黃花。

這時候。忽聽見輕輕的叩門聲。黃花問是誰。外面一個老婦人的聲音答道。是我。姪兒還沒有睡覺麼。黃花忙開了書房門。一面說道。媼母。請裏面坐。外面雨落得很大。媼母的衣服都沾濕了麼。

他媼母道。打院子那邊走過來。不多幾步。不要緊。並沒有沾雨。說著。就向一把藤椅子上坐下來。

黃花道。媼母這時候也還沒睡覺麼。他的媼母道。年紀大了幾歲的人。夜裏常常睡不著。剛才在你母親那邊。坐了一回。你母親受了寒。略有點不適意。這時睡了。我就再彎到你這裏來坐坐。

黃花聽見母親不適意的話。心裏好像有些不安。略沈默了一刻。又歎了一口氣。然後說道。我母親不適意。莫不是爲著我麼。……唉。他老人家真見不到。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用不著他老人家煩心。他落得省些事。何必硬要來干涉我的自由呢。

他的媼母道。唉。你的年紀輕。那裏知道老年人的心事。世上凡是做父母的。那個不疼兒子。怎樣好說他干涉你的自由。況且那諸家小姐。性情、品貌、學問。都不差。這段因緣。輕輕的錯過了。着實可惜。

黃花不做聲。微微笑了一笑。却從這笑容中。表現出他反對的意思來。停了一回。才說道。恐怕他也不見得美罷。記得去年在姑母家。見過他的。不見得怎樣好看。說著。又回過頭去望那月份牌上的美女。

去了。

他嫡母微笑著說道。怪不得你哥哥說。黃花讀書讀癡了。看中了月份牌上的美女。任便甚麼世上的人。他都看不起。

黃花聞言。回轉頭來說道。嫡母不要見怪。世上的女子。果然有那個像他一般美。我也就要愛。像他……簡直相差得遠了。

正說著。黃花的哥哥。已從外面走進來。剛聽見黃花的話。就插言道。固然是相差得遠。但是在塵世上。已經算是美人了。言時。又指著月份牌上的美女道。他雖然是美。究竟是假的。不是真的。究竟是畫成的。不是生成的。

黃花道。哥哥不要多話。你說他是畫成的。不是生成的。我何嘗不知道。但是。既然畫得出。也就生得出。老實說。我就是要找得一個生成這樣美的。我纔娶他。倘然找不到。我便一世不娶妻了。

他哥哥道。前回所說的唐小姐。李小姐。你不中意。也難怪。這回諸小姐。你再不中意。那麼可說世上沒有你中意的人了。黃花道。哥哥不要多說了。你不要管我的事。你如中意。你就……

正在說著。只見女僕很匆忙的跑來問道。大少爺也在書房裏麼。太太在那裏哭了。請大少爺去。黃花的哥哥。黃花的嬸嬸。一齊說道。怎樣。他哥哥又道。何苦哭呢。哭也無益。讓我們去看看他罷。嬸母。我們一同去看看他罷。

於是他哥哥和他嬸母一同別了黃花而去。臨去時。也拉黃花同去。黃花那裏肯呢。片刻到了他母親那裏。只見黃花的母親睡在床上。嗚嗚咽咽的哭。黃花的嬸母道。伯母。你不要哭罷。小孩子們不懂事。由他去罷。過了幾時。年紀大點。就會改變了。

黃花的哥哥道。母親。我告訴你一件事。果然不錯。他著了那月份牌的魔啊。……他母親道。明天讓我把那月份牌拿來撕了。……他哥哥忙道。使不得。使不得。那麼他就要瘋了。據我看。不如讓他去。過了一年半載。等月份牌舊了。上面的美女。變為不美了。我們再乘機勸他。那就容易爲力了。黃花的嬸母道。這樣到也是一個辦法。橫豎和諸家的婚約。不是一天的事。且待慢慢的再說罷。黃花的母親。這時已坐了起來。靠在枕上。慢慢的答道。也只好如此辦了。

於是又談了一些閒話。彼此纔分別。各自去睡覺。窗外的雨。還沒有停。寒氣更加重了。夜已深了。

從此，一家人就不管黃花的事。只讓他天天吃飽了飯，呆坐在書房裏，賞鑒那月份牌上的美女。再也沒人敢向他提起婚姻問題。他反而覺得耳根裏清靜得多了。

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忽忽過完了春天。夏天。接著又是新秋的時候。那月份牌上的美女，經著太陽光的曬，空氣的侵蝕，容貌果然漸漸的老了。

臉上印的粉紅的顏色，已被日光曬退了。全變了白而帶黃的顏色。而嘴唇尤白得利害。只有一雙墨黑的眼珠。沒有大改變。然而四周的顏色都變了。白得沒有血色的臉。襯著一雙烏黑的眼珠。越發覺得可怕。

黃花雖然有些覺著。然而逐漸的看見他變。到也沒有甚麼劇烈的刺激。只是暗暗地憐他憔悴罷了。黃花的哥哥。多日不曾看見這個美女了。這一天忽然走到書房裏。看見了他。自然是大吃一驚。說道：日子過得這樣快。不知不覺。美女已變得如此了。面貌變憔悴了。衣服變舊了。美在那裏。美在那裏……好了。勸告的時候到了。

他這時就對黃花道。黃花。你看。月份牌上的美女。究竟是畫成的。不是生成的。他經過幾天太陽曬。空

氣侵蝕。就憔悴的如此了。美在那裏。美在那裏。黃花猛然聽了這句話。好像是大夢初覺一般。微微的歎了一口氣。又凝神向月份牌上望了一望。然後說道。不錯啊。不錯。哥哥。我今日纔知道你的話有理了。

他哥哥聞言大喜。以爲黃花從今大覺大悟了。覺悟之後。旁的話都好說了。

略停了一回。禁不住黃花忽然問道。哥哥。你說這個美女。是畫成的。不是生成的。所以經不起太陽曬。經不起空氣侵蝕。真的麼。

他哥哥道。自然是真的。黃花道。就是生成的美女。也經得起太陽曬麼。也經得起空氣侵蝕麼。母親常常說。婦母在當年。是我們城裏著名的美人。爲甚麼如今老得這個樣子。連牙齒也落了。頭髮也花白了。可知畫成的美人和生成的美人。一樣會老的。不過久暫略有不同罷了。哥哥。你以爲怎樣。

他的哥哥聽了這話。呆呆的一句回話也沒有。只是深深的歎了一口氣。

(完)

雪膚玉肌容色好

是用棕欖香皂後之效果

棕欖香皂係合棕果橄欖二油而成有清潔而兼
保養皮膚之功能其香味亦極自然無人不愛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美製

意外

人生儲蓄，不過備意外所需，個人意外之事，畢生之間，勢所難免，加以近來時局不靖，不但個人有意外之事，地方亦常有意外之事，以牽及個人，一旦意外之事發生，各種金融機關，因而停頓，不特無錢之人，無從措手，即有產業及存款者，亦多不便，此等情形，已經屢次經過，身受者自能詳知，本會對於儲戶，無論何時，無不照章辦事，不稍推諉，是儲款於本會者，不但能備個人之意外，且亦能備地方之意外，此等便利，亦已屢次試驗，身受者自能詳知，不必本會贅述也，如今意外之事日多，防備意外之心，人人都有，欲得妥善辦法，屆時有效者，請速來本會儲款，自能如願，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

惆悵

胡靜美女士

這篇小說是胡媽紅君轉寄來的。據說。作者是他的姊姊。是爲着紀念一個朋友而作的。(編者)

(一)

春雨綿綿。一連十幾日還沒歇。叫愁人見了。平添了無限感慨。而雨聲簡直點點都打到心坎上去咧。園裏的梅花。正開得繁盛。被這輕煙細雨籠罩着。覺得黯淡了許多。

遠山沉沉。好像已睡去了。傍晚。還有山寺送來的鐘聲。斷斷續續。聽了更令人不快。

池塘中佈滿了水圈兒。陣陣微風。吹來時將水吹起了波紋。經過池塘吹到廊下時。只覺着有點寒意。鸚鵡懶懶的立在架上。開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嘴藏在翅羽裏。偶然逗他玩玩。他頂多說一句話。沒有平日那般活潑了。

兩隻鴛鴦。相偎相傍的遊到一株纔發芽的柳樹底下。幾隻鳥兒。啁啾了數聲。歇在柳樹上。兩隻鴛鴦也仰起頭來。叫了數聲。似乎說。雨太多了。

我終日只到母親房裏和繡珠房裏去消磨時間。蘋哥也有幾日沒來。有時青妹來了。便覺得時間容易過些。小弟弟新近又病了。看了這連綿的春雨。更使人做事都鼓不起精神來。

(一)

我剛從母親房裏出來。珠妹便來了。問我道。雲姊。小弟弟病好了些嗎。我道。好得多了。母親正在喂藥呢。青妹下午不知來不來。繡珠笑道。恐怕蘋哥要來呢。我知道伊又取笑我了。便裝做毫不注意的樣子道。未必罷。

午膳後。我倚在欄干上。正在遊目騁懷。凝視着遠山上的雨景。繡妹坐在軟椅中結絨線衫。大家好久都沒有講話。忽然一陣笑聲從迴廊外進來。二人回頭一看。正是青妹。手裏提了一包東西。後面春兒手裏也抱了一大包東西。我道。珠妹。我的話何如。繡珠道。好好。算你贏了。青妹笑道。你們可是在賭東道。我搖頭道。沒有。沒有。這些東西大概是你送給我的罷。青妹道。送給你麼。你出三元代價就行了。說

着。便與春兒走進房裏去。我們二人也跟了進去。青妹道。這是我今下午特爲冒雨去買來的。盡是食物。我們今晚可以大吃了。春兒笑道。我呢。青妹道。你只好看。春兒道。啊呀。早曉得如此。這差事我也不幹了。青妹道。不由你不幹。繡珠道。好了。好了。住口罷。青妹坐下道。我剛到伯母房裏去。小弟弟的病已好了大半。伯母因爲幾夜沒睡。現在已睡了。我心裏不覺一喜。小弟弟病了一月。今天便好了大半。向繡珠道。心中一塊石頭落下去了。

(三)

雨仍舊不止。浙瀝不已的下着。把我這幾月來煞費心思栽培的一根嫩柳。都浸在水裏。只有露出水面的一部分發了芽。其餘的都沒有。我恨極了。可是又沒有法想。唉。可惡的春雨。

我們因爲晚上要吃東西。所以一人只吃了一碗飯。飯後便到母親房裏去。母親正在吃粥。青妹道。伯母。今夜我們在雲姊姊房裏燒東西吃。你老人家也去吃點我們弄的菜罷。母親笑道。今晚恕不能陪你們了。身體有點不舒服。你們三個小姊妹自己吃罷。我坐在小弟弟牀邊。聞言回過頭來道。母親有幾夜未睡。怪不得身體不舒服。多睡便好了。我便去替母親鋪牀。母親道。雲兒。讓他們來鋪。說時。金兒

便走過來。我道。你們鋪得總不如意。還是讓我來罷。這時青妹道。我在家裏。母親叫我鋪。我還偷懶呢。那有雲姊姊這般勤快。繡珠道。『此卽所謂懶蟲也。』青妹笑着要打繡珠。繡珠逃了出去。青妹也追出去。母親向我道。雲兒。你去罷。天氣冷。早些睡。防着了涼啊。

(四)

房中電燈照耀得如白晝一般。玻璃窗上滿了雨點。我和繡珠青妹三人圍坐着。青妹解開了包裹。一共有七樣食物。還有一瓶葡萄酒。一罐金龍香煙。一瓶味精。擺在一張紫檀小桌上。房角裏擺一個大四方銅淺盤。火爐安在盤中。上面放着一只亮晶晶的鍋兒。青妹道。今夜要飽醉而睡纔好。說時。開了香煙。每人拿了一支。我道。我從未吃過啊。煙味辣不辣。青妹道。你一吸便知。不必我多說。便擦燃了火柴來點。我伸煙過去吸了。繡珠也吸了。青妹道。不如此。不足以消磨光陰。我也從來未吸過。昨兒聽見父親們說。金龍煙如何的好。我今兒便去買了來。雲姊姊。好麼。我道。我是個外行。不辨好歹的。只覺得有個煙味道罷了。繡珠道。很有點辣。我吸不完了。青妹道。啊呀。如此說來。一文不值了。我無聊中回頭一望。雨仍舊未停。起身將窗幔拉攏。吸了一口煙道。看了令人生厭。不看到好些。青妹道。好寂寞。還是

燒火罷。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說道父親前日不是買了幾張新唱片嗎。還未唱過。教他們到書房去取來罷。說着。伸手一按電鈴。等一歇。來的卻是芳兒。我道。書房中新買的唱片去拿來。芳兒道。留聲機器可要拿來。我笑罵道。笨人。你看那不是留聲機是什麼。芳兒也笑道。我忘記了。

(五)

兩分鐘後。芳兒已拿來了。我開了留聲機器匣。放一張在上面。便唱起來。繡珠斜倚在我椅背上。很仔細的打量我的頭髻。便向我道。姊姊。你這種樣式很好看。明天給我照樣梳一個。好麼。我道。這是我新近發明的。我便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伏鳳髻。青妹道。發明家。文學家。兼而有之。我道。你又嚼舌根了。青妹道。『我嚼舌根會也。別樣不能也。』繡珠笑得打跌道。你真會尋開心。那時我還要來學哩。我道。會尋開心的人真是無賴。你還要學麼。青妹道。『姐姐勿怒。小妹這廂有禮了。』說時。鞠了一躬。繡珠笑得透不過氣來。倒在牀上帶咳帶笑。青妹走過去。呵繡珠的癢道。索性讓你笑死。我也笑了。走過去拖青妹。繡珠叫道。姊姊……救駕……救……救……青妹道。看雲姊面上。饒你去罷。繡珠立起身來。整整衣裳。攏攏頭髮。埋怨青妹道。真是無賴。姊姊的話一些不錯。

青妹一看鐘。已八點了。便道。可以動手了。取了一把刀。將橙子去了皮。又剝了一會。方始完畢。便道。大家吃啊。說着。自己取了一瓣。吃了道。味道真甜。難怪要兩角錢一個。我道。在上海還不算貴。青妹道。這裏不是上海啊。繡妹且吃且道。我來生火。便取下鍋兒。擦火柴點火。一會兒便燒了起來。先煮麵吃了。然後又吃了些東西。一罐香煙。一夜三個人通共還未吃上十支。吃罷。說笑一會。已一點鐘了。青妹就睡在我房裏。繡珠回自己房裏去睡。留也留不住。

(六)

我清早八點鐘就醒了。外面雨聲浙瀝。還沒有止。我從窗外望出去。天色十分黯淡。好像天纔亮的光景。青妹正睡得甜蜜。我從被中伸出手來。拉正了被兒。只覺得輕寒襲人。忙縮了進去。想起來。又懶懶的。還是睡着的好。忽的金兒探頭進來瞧了瞧。又退了回去。我道。站住。小少爺好了些麼。太太怎樣了。金兒笑道。我當大小姐睡着了呢。小少爺好了些。太太也起來在吃點心了。說完。忽又想說什麼。只是嘴唇動了動。又忍住了。我也懶得問他。便道。盥面水去盥來罷。小紅秋香呢。怎麼全不見了。昨夜連影兒都沒看見。你去叫他們來。難道又想躲懶麼。金兒去後。我輕輕起來。梳洗已畢。看青妹仍舊未醒。便

到母親房中來。

唉、可憐的梅花。竟折了兩枝。瘦怯怯的立在風雨中。顛得可憐。花瓣也落了一半。怎麼一夜工夫。竟成了這般境界。我對着癡癡的發了一回怔。一雙飛燕。在我頭上一掠而過。洒了我一臉的兩點。我方纔驚覺過來。一面走。一面拭兩點。走到繡珠房前。隱隱聽得裏面有哭聲。又有勸慰聲。我急得三兩步跨進房門。見繡珠手裏握着一封信。哭得像淚人兒一樣。芳兒面上也有淚痕。見了我。強笑道。不知那裏來的一封信。害得我們姑娘這個樣子。勸了半天。說得口乾舌燥。都不信。好了。大小姐勸勸他罷。我忙問爲什麼。又勸繡珠。誰知不勸猶可。一勸。繡珠反而放聲大哭。順手遞給我那信。哭道。姊……姊……這是……那裏……來……的話……你……看……罷。我還當伊父親病了。接過信來一看。上面寫道。

繡珠愛女如晤。汝自幼喪母。賴吾千辛萬苦。養汝至十五歲。汝父非富有者。當此荒亂之世。更嫌米珠薪桂。家產已蕩然無餘。汝父更無職業。雖欲尋一噉飯地而不可得。兒自幼受王氏之聘。今王已富有。兒至彼家。可以飽食煖衣。余亦可了兒女之願。而無後顧之憂。故作此書寄汝。兒素孝

我。必能見信即歸也。

父字二月初三日

我看了一時心頭好似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鹹都有。好一會。纔道。豈有此理。停會我同父親說明。天找他論理。兒女的身體。又不是父母的財產。好隨便貿易。他既是窮了。我們卻沒有窮。幾次三番接他來居住。卻三推四阻。什麼性情高傲。卻做出這種沒道德的事來。把女兒當做貨物。我說着。氣鼓鼓就要去會他父親。繡珠止哭拭淚道。姊姊息怒。只怪我命薄。這正是我報答父親之恩的時候。姊姊不要怪我父親。只怪我好了。我已決定了。只等天晴便走。至於姊姊伯母待我的大恩。那只好等來生報答了。我聞言又是慚愧。又是傷心。又是不平。又是驚訝。如何這麼開通的人。卻說出這種不通的話兒。我一時到不知要怎麼說纔好。半晌。只勸了他兩句。便叫芳兒開早餐來吃。繡珠道。謝謝你。我吃不了。說時。青妹毆了拖鞋跑進來。見這光景。吃了一驚。忙道。怎的。好好的又哭了。我拭淚向青妹述了一遍。青妹聽完。就主張用激烈手段。解除這婚約。再給繡珠父親尋一個位置。繡珠不肯。仍願照伊父親之言。青妹急得跺脚道。我的妹妹。這豈是頑的。你太懦弱了。莫說他姓王的。只有幾個錢。就是龍。我也要扳他兩隻角。繡珠道。承姐姐錯愛。祇是我意志已定。姐姐的大恩。薄命人無福領受。青妹急道。

中國人就壞在這些地方。說時。也不禁落下淚來。便賭氣回房去了。這一天。便在愁慘淒涼當中消磨過去。

(七)

這夜我翻來覆去睡不着。耳中聽着雨聲。好似下淚一般。心中又指望多落兩天雨。不要晴。一時想起繡珠的身世。又不禁淒婉低徊。猛然想起日間的梅花。莫不是繡珠的預兆麼。一時百感交集。直到倦極。方始朦朧睡去。

次日。我老早就起身。一看可惡的雨。果真止了。唉。望他止。他不。不望他止。倒止了。可惡的雨。無情的雨。然而沒法。垂頭喪氣的走到繡珠房中。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走了。

繡珠淚已盡了。枯了。只一陣陣苦笑。我止不住也相對流淚。良久。我纔道。好狠心的妹妹。竟要走了。伊苦笑着。只是點頭。

中午時分。車兒雇好了。一共三乘。差了一個老成僕人。並芳兒。送繡珠回家。鳥兒鳴了。花兒開了。一切生物都欣欣向榮。但他們那裏知道人們的悲哀。及人心的險惡。

最使我斷腸而畢生不忘的。便是繡珠臨去的一雙眼睛。和一句話。淚盡了。好像只有兩滴血。盈盈掛在眼裏。那句話道。「姊姊。一切都完了。來世再做朋友罷。」說畢。掉頭上車而去。

(八)

一年年春來春去。一歲歲花落花開。轉瞬五年過去。繡珠去後。竟是石沉大海。消息全無。我每每花前月下。細細一想當年的滋味。總覺心頭鬱鬱不歡。海枯石爛。我這印象也不能忘卻。又是一個明媚的春天。梅花很燦爛的開着。搖曳生姿。似乎罩了一層喜氣。

遠山清翠欲滴。叫人見了。不由得精神鼓舞。山寺鐘聲。很莊嚴的送來。叫人聽了。發生快感。池中波平如鏡。一陣風來。和煦可人。鸚鵡活潑潑地跳上跳下。說東說西。可愛得很。一雙鴛鴦。依舊活着。游在池中。空中飛鳥。啁啾數聲。似乎說。可愛的春光又來了。

唉。無情的動物。那裏還記得五年前的人。五年前的事。

我見了這種景像。心裏益發不快。青妹嫁了。只有我抱定獨身主義。寧死不嫁。母親把我沒法。只好由我。日日像老衲打坐似的消磨這消魂的春光。唉。我悟了。真的悟了。

繡妹啊。你的笑容呢。你流利的眼波呢。活潑的模樣呢。溫和的性情呢。唉。我再看不見了。再看不見了。只有你臨去的血淚。和斷腸的句子。我終生忘不了的。唉。繡妹啊。你……

春來春去。花開花落。我再見不着可愛的繡妹了。

(完)

金龍牌

執香烟之界之牛耳



公認

蘭為王者香，
 象卉莫能比，
 惟有金龍菸，
 與彼差可擬，
 色香味俱佳，
 裝璜更精美，
 榮名遍五洲，
 允宜執牛耳。

紅金龍



白金龍

吸金龍烟呵氣如蘭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課畢
回家



此時之飢餓與疲倦必較平時為甚故此
時之一盃桂格麥片亦較平時為重要不
獨用以滿足其食慾實以滋養其身體回
復其已耗之心力耳
桂格麥片性最滋補可使腦力充足筋骨強健

為課畢回家時最有益之
食料味美消化易煮便價
錢廉以之代早餐其利亦
同先使有充足之滋養則
其一日間之學業游戲自
必更見美滿也

桂格麥片之罐形雖較市上之他種
麥片罐為小但其罐內所儲之實量
則獨多此乃由於儲裝之鬆結非關
外形
贈送兒童新歌曲 此書係集富有
興趣之歌謠精繪圖畫用七套彩色
石印印成精美異常如荷 索取請
附郵票二分逕寄上海第六五〇號
郵政箱當即寄奉

上海黃浦灘
路二十四號
美商買勒洋行
香港豐盛
第五號
同益洋行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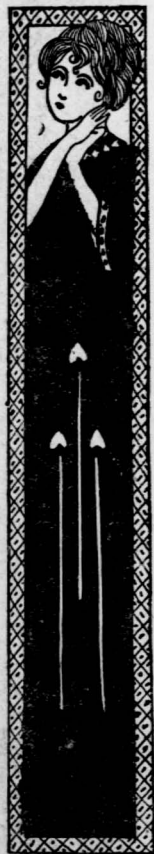
Quaker Oats

售出有均店貨百處各

25-3

婦女 20 10 4





一個失蹤的瘋子

黃 葉

這是在幾年前聽得來的一段故事。是一個N城的朋友親口告訴我的。他述說這段故事時，非常地悲哀，不知灑落了多少的眼淚。我聽了也異常地感動，覺得這段故事很有記錄的價值！我時常想把牠記述下來。怎奈這幾年來飄泊無定，終沒有酬我的志願。日子久了，那失蹤人的名姓，已模糊地記不起來；這是我所引為非常抱憾的一件事！我深怕這一段故事，也給我糊糊塗塗地遺忘了，我便抽個空閒，把牠記述在下面。

他覺得週圍的空氣，很渾濁，很灰黯，什麼人都要欺侮他，嘲弄他，蹂躪他。他罰誓不願再住下去。他覺得這兒的人，都是沒心肝，沒腦子，沒靈性的惡魔，怪物。要是再和他們住在一起，怕要變成

一個瘋子！他決意離開此地，往別處去。

他很想到N城去走一趟。因為那邊有他的一個最好的朋友——好幾年不見的朋友。他很想投奔到他朋友那邊去。他想那個朋友怕不會欺侮他，嘲弄他，蹂躪他。

他典去了幾件夏天的衣服，卻僅僅夠得到N城去的一趟三等車的川資。可是他毫不在意，他購了車票，匆匆地上了火車。

他在三等車廂裏揀了好幾個座位，覺得都不中意。雖然車廂裏的乘客還不多；可是已經嘈雜的莫可名狀。各種混化的氣息——尤其是一股從乘客們口中噴出來的煙的臭味，刺戟到嗅神經上，委實有些難受。他皺着眉頭，沒奈何在一個靠窗口的橫座上坐了下去。

他覺得車廂裏的空氣，有更換的必要，便把那靠身的窗子，推了開來。可是坐在他旁邊的一位老先生，大不舒服，蹣起了幾根稀黃的鼠鬚，算是表示反對似的，把那窗子拉了攏來。嘴裏還在咕嚕着：

「天氣這般冷，你雖不怕傷風；我們老年人是禁不起的。」

他昂起頭來，見是一位老先生。他便忍耐住了，僅僅地哼了一聲！他的意思說：

『爲的你年紀大了一點，勝了你不武。』

他想要換一個座位，無奈這時車廂裏的乘客，已擠滿了。他沒奈何聳了聳肩，把兩手籠在袖子裏面，身子靠在窗子的旁邊，眼睛半開半閉地向車廂裏轉了幾轉。他覺得這一般人，都是很可嫌惡的，同那車廂裏很可嫌惡的空氣一樣。他實在有點不願意瞧見他們；他便垂倒了頭，闔攏了眼睛，裝做睡覺。

火車在慢慢地行動，他好像沒有覺得似的。直等到火車開足了速率，野風從窗隙中鑽了進來，他才覺得身上有些寒冷。他便直起頭來，抽出兩手，把大衣的領子，翻了上去。這時他的一雙缺乏神彩的眼睛，也睜了開來。

他斗的喜悅起來，眼睛也睜大了。不知在什麼時候，在離他十幾個位子的座位上面，來了一個三十歲不到的少年！他認識那少年也是他幾年前的——一個好的朋友！他真料不到能穀焉地裏在車上遇見，自然說不出的心裏快活出來！他想要立起來招呼一下。忽然見那少年的身上，穿的異常齊

整；而迴顧到自己身上，一件比較好一點的舊大衣，還是破的。他在這衣裝的階級上，把他的勇氣打消了一半。他呆望着那少年，竟有些不敢招呼。

他又瞧見那少年正和一個並坐着的女子，在有說有笑的談話。那女子出落得很標緻！雖然妝飾平常；而容光照人，異常嬌媚。他見了尤其是顧影自慚，再也不敢招呼。

他正在伸頭探腦地窺望。恰好那少年回轉頭來。他條的漲紅了臉，不由不站了起來，微微地展着笑容，剛要開口喚那少年的名字……那少年也瞧見了他，卻只對他瞅了一眼，即回轉頭去，仍舊和那並坐的女子談笑着，好像對於他並不認識的樣子。

他氣極了！臉上漲的緋紅。他把大衣的領口，緊緊地裹了一裹，閉了閉嘴，發狠地坐了下去。他也回轉了頭，望着別處，不住的冷笑着。

本來他坐在車中，什麼都不想；此刻卻抽出了他的思路：

『不過隔得幾年。我也並沒有改變；不過窮了一點。怎麼便眨眼不相識了？』

『這樣看來，朋友的交情，也是流動的液體罷了！』

「哼！好勢利！同我一樣地坐在三等車裏，有什麼大不了的；便這樣地瞧不起人。可笑啊！」

他恨的牙痒痒地，恨不得把那個少年揪了過來，給他大打一頓。他雖然不情願再瞧那少年。忽然他起了一種報復的鄙薄的念頭，他的一雙射着怒光的眼珠，也不由的斜了過去，算是表示他報復和鄙薄的樣子。

他見那少年仍舊在有說有笑地和那女子講話。他又覺得怪刺眼的，不願意瞧着他的一雙眼珠，也便閃電似的閃了回來。接着聳了聳肩，發了一陣輕薄的冷笑！

「裝什麼醜態……」

「也不見得漂亮呀！像這樣的女子，老實說，送給我還不要。」

他覺得這咒詛是不應該的。但是他此刻一心想報復，只要滿足他一己的快意，什麼都要咒詛。他終竟覺得就是要咒詛，也不應該波及那女子；那女子沒有開罪過自己呀！他便把那咒詛的念頭打斷了。忽然一個轉念：

「也許是面貌相同罷？世間面貌相同的很多呢。」

他不由的回過頭去，再向那少年望了一刻；想要在那少年的面上，找出一點異樣來。終於他疑惑起來：

『就使面貌相同，終有些兒異處，怎麼……？』

他側着耳朵，聽了聽那少年的談話聲音，他又生氣起來。因為那少年的談話聲音，已證實了那少年是他的朋友，的確的！他便鼓着腮兒，吐了一口唾沫，很很地回轉頭來，眼望着窗外的野景，再也不願回過頭去。

窗外的野景，很迅疾地在他的眼前飛過，他一點都沒有瞧見。他只瞧見映在玻璃上的像薄霧般的他自己的模糊的面容。他覺得他的面容，枯削得一點肉都沒有。祇剩一層極薄的面皮，包裹着一個大腦殼的骷髏。兩眼深深地陷了進去；嘴唇也白得像紙。他自己也覺得可怕，不由得對着那窗上的影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他因此聯想到在幾年前頭的他的面容：豐滿的，腴潤的，光鮮的——多麼的秀美啊！那時他何等的快樂，何等的逍遙自在！幾多的親戚諂媚他，幾多的朋友趨奉他，幾多的美人歡喜他……可是

現在呢？

他又聯想到在這最近的幾年裏頭，簡直是到處遭人白眼。親戚，朋友，美人……都眨眼不相識了。一切的人，誰也欺侮他，嘲弄他，蹂躪他。他又是個任性使氣的人，死也不肯下人，因此他成了一個社會上的被放逐者！

他又引起了心頭的火，臉上覺得熱辣辣地好生難過。他緊緊地咬着齒牙，握了拳頭，在自己的腿上敲着。他已忘了坐在火車裏面。坐在他旁邊的那位老先生，實在耐不住了，搔着幾根稀黃的鼠鬚，待要發話；一抬眼卻見他的面容，猙獰的可怕，不由得吃了一嚇，疾忙回轉頭去。

火車上的汽笛，拉着很長的叫聲，震得人耳朵裏的鼓膜，像要破裂的一般。車廂裏的乘客，個個掩耳不迭。他也如同夢裏醒來的樣子，才想到自己在火車上面。

他凝了一會神。他又聯想到那個住在N城裏的多年不見的朋友。他覺得那N城裏的朋友，也未必靠得住。因為他萬想不到火車上的那個少年——也是幾年前的一個最好的朋友，竟會這樣地對待他。因此他對於那N城的朋友，也便不信任起來。

『雖然比較好得多。但是多年不見了，怎知他近來的品性呢。』他在這樣地想。

他覺得非常地失望！他在沒有出發之前，曾經再三的籌思，覺得只有這一條路，還可以走。現在連這一條路——簡直可說最後的一條路，也沒有了希望，自然的，他非常地哀痛！

他覺得世間空空洞洞地沒有了他的立脚地。世間的人，都成了他的仇敵。便是那個N城的朋友，他也漸漸地憎惡，鄙薄，藐視起來，當做了仇敵看待。

他覺得頭裏昏昏沉沉地一點都不寧靜。一切的感覺，也似乎失去了本能。他便閉了眼睛，面頰僵貼在玻璃窗上，一點都不覺得冷。

『回去罷！』他在這樣地想。恰好火車到了S城，停靠下來。他便懶懶地張開眼皮，向窗外望了一望。許多的乘客，正在紛紛地下車。他也不由自主的立了起來，跟在許多下車的客人的後面，走到了車門口。他忽地站住了跨不下去。因為袋裏的銀錢，在告訴他，不能回去了！他也立刻記起了所以出門的原由，曾經發誓不願再回去了。他頓時腦筋混亂起來，癡癡地站在那裏，同麻木去了的一樣！

許多上車的客人，都恨他攔住了門口，把他推擁了上來。他微微地嘆了一口氣，待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卻已給人佔據了去。坐在旁邊的那位老先生，很得意似的對他瞅着，摸着幾根稀黃的鼠鬚，在微微地笑！他生氣起來，橫了那老先生一眼；那老先生又慌忙地回轉頭去，再也不敢向他觀望一下。

只有那少年的旁邊，還虛着一個座位。他因為不願意和那少年同坐，負着氣踱到了別個車廂裏去。

他發狠起來。把袋裏的餘剩的銀錢，在車上買了一點吃食。他不管生的，熟的，冷的，熱的，夾雜地嚼了一頓，一點都沒有辨出什麼滋味來。他還覺得沒有暢快，更買了一包紙煙，不斷地吸着。他是一個向來不吸煙的人，一連吸了幾支，頭裏就有點發暈起來。但他反而覺得舒適了許多。

他覺得這個法子，可以麻醉一下；可以減少他不少的無形痛苦。他便把所剩的銀錢，盡數買了紙煙，一刻不停的吸着；而且狠命地吸着。

火車到了N城，已經是終點，車廂裏的乘客都走完了。僅僅地剩他一個人睡倒在靠窗口的橫

座上，什麼都不知道。他的右手垂了下來，食指與中指的中間，還夾着一支燃着的紙煙，差不多已燃到了他的指頭上去，他也一點都不知道。

幾天之後，他在公共醫院中的病牀上醒了過來；但是也可以說沒有醒過來，因為他仍舊什麼都不知道。不過他的眼睛已經睜了開來，睜的很大很怕，難得他的眼珠有時轉動一下，像是醒了過來的樣子。

他身子上燒的滾燙，在熱度最高的時候，曾經到過四十度以上。醫院中的醫生，都說沒救了。後來不知怎樣的，他的身上的熱度，漸漸地降低下來；終於和平常人一樣。他的知覺，也漸漸地回復過來；但是也可說沒有回復過來，因為他已成了一個瘋子！

他一聽見人，他的眼珠上面，便絡滿了紅絲，赤燄燄地射出光來，形狀很是可怕！而且伸拳露臂地罵個不休！

「你們這班惡魔……怪物……」

「我把你們一個個的打死……」

他儘是這樣接連地罵着。他罵得暢快的時候，終是張開了嘴，格格地縱聲大笑！他的笑聲異常地慘厲，像一隻黑夜的梟鳥的怪叫！同院的病人聽得了，沒一個不毫毛直豎起來。到得後來，就是不聽見人，他也這樣接連地笑罵着；而且晝夜的笑罵着。難得他笑罵的倦了，才安息一回。但是不到一刻兒，他又從夢裏頭笑罵醒來。

N城是沒有瘋人院的。醫院中人沒法想，便把他鎖閉在一間隔絕的病房裏，並且在那個窗子口上，爲了他特地裝了鐵柵，裝得同幽閉囚犯的獄室一樣，防他在能夠起牀的時候鬧出亂子來。

他能夠起牀了。但是一瞧見人，他便奔了上去，揮拳就打，而且嘴裏還不絕地罵着。倘然有人在他窗前經過，他雖然打不到，但是也要握了拳頭，擊起手，在窗裏裝着要打的樣子；嘴裏大呼小叫地罵着。給他診治的那位素稱慈善的醫生，也給他毆辱過一次；並且打落了一副金絲眼鏡。那位慈善的醫生，也耐不住發怒起來，也還擊了幾下耳刮子，打得他牙縫中迸出血來！那位慈善的醫生，再也不願給他診治了。

他的瘋狂的狀態，一天甚似一天。醫院中的人，沒一個不見了他厭惡的。他一天到晚跳着，罵着。

送給他的飯食，他不肯好好地吃一頓；終是拿來丟在地上。到了饑餓得了不得的時候，才從地上抓了吃。這樣地一連幾天，給他丟碎了不少的盃盞。因此，尤其遭那醫院中人的恨怒，幾乎要斷絕他的飯食。虧得院長不答應，說是輿論上不好聽。於是把舊報紙代替了盃盞，包了飯食授給他；橫豎他終是要丟在地上的。

不知怎樣的——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嚎啕大哭起來，足足的哭了一晝夜，還沒有歇。一個年青的看護婦，無意間打從他窗外經過。他聽得了脚步声，便跳起來帶哭帶罵地亂嚷：

「你們這班惡人……魔鬼……怪物……我沒有犯罪呀！怎麼把我囚閉在這監牢裏面？」

「惡人……魔鬼……怪物……我要出去尋我的靈魂呢！就是我的愛人……」

他跳到窗前，睜出了眼珠，像要找尋什麼似的。忽然瞧見了那年青的看護婦，他便格格地笑了起來，扭着頸兒，柔聲柔氣地說：

「啊，愛人！好人！我的靈魂你來了……？」

那看護婦又羞又惱，急急地走開去。他就發急起來，攀住了窗上的鐵樞，直着喉嚨狂喊：

「好人莫去，莫去。愛人回來，回來。」

他把右手掩在嘴唇上面，裝着媚態，癡癡地作着憨笑！卻見那看護婦頭也不回的走去，終於不見了，他便發恨起來，兩手在頭上亂抓，把他自己的頭髮，一把把地抓了下來。接着，兩手握了拳頭，握的堅堅的，在自己的腦殼上，很命地敲着。終於他兩手捧了臉兒，倒仆在地上，抽抽咽咽地哭個不休！

這天下午，東北風越刮越緊，一層層地黑雲，布滿了天空，好像滿天刷上了一層煤灰的樣子。到了晚上，便下起雪來，那雪花同一朵朵的潔白的棉花一樣！天氣委實冷得厲害。醫院中的人，都老早入了睡鄉。不知怎樣的，他把那窗上的鐵柵扭斷了，在那滿天風雪之中，逃了出去——逃的不知去向。

下了三天的雪，還沒有停；地上的積雪，差不多有一尺多深。那瘋子的蹤跡，再也找不到——也沒有人去找他。

但是他一定沒有知道，這世間還有一個朋友，至今還在到處的尋訪他；爲了他不知灑落了多少的眼淚。這個朋友——便是他曾經要投奔去的住在N城的那個朋友！

他認定這世間的人，都是他的仇敵。他終於抱了滿懷的失望，永久地永久地不再回來！

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夜脫稿

●給作者的一封信

這個瘋子，落實是可憐極了。讀了這篇小說，誰也要替他落一點眼淚。若問他爲甚麼要瘋，作者雖沒有說明，但是誰也知道是「失戀」。

彌補「失戀」的痛苦，一般的人都是說：要設法打除「戀愛」的障礙。這個固然是不錯，但是我以爲釜底抽薪，我們全要自己解脫，不要被情絲所束縛了。

不然，恐怕像這樣的瘋子，要一天多一天了。可怕！可怕！

我這樣的瞎說，你不要說我是魔鬼怪物麼？

（編者）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徵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開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二角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續編 三册 一元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册 五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一元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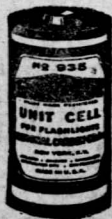
永備電筒

穩妥 經久 可靠

永備電筒不論戶之內外欲得光亮
無不需要盡如人意有各種不同之
式樣以合各種用途射光有二百呎
三百呎及五百呎遠近不同之分

美國
紐約
美國
永備廠製造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無線電機
中應常用
永備無線
電池

EVEREADY

742



白蘭花案 (續)

德國播魯洛建哈因著

唐小園譯

建金斯看見這男子的手和腕，不住得顫抖，因此以手放在他的肩上，用親切的口氣說道：「你不必憂愁！請你把她逃走以前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對我說說！在他逃走以前，究竟發生甚麼事故了呢？」

男子見問，便略微的直直腰，又把衣襟略微整理，然後用沈着的聲音說道：「那麼，我從頭說罷：我名叫耶米連·斯杜耳別格，是杜耳別格機器行的行長。在三年前，與我妻海麗妮結婚，度的是幸福生活。海麗妮，不但容貌嬌美，並且她的心性，也非常的柔和。這話從我口中說出，似乎可笑，然而海麗妮，的確是個好女子，所以我傾心愛她。」

建金斯問道：「尊夫人那一方面，對於你如何呢？」

杜耳別格說道：「我想她之愛我，正與我之愛她相同；並且自從生了兒女以後，雙方的愛情，更加了一層的親密。」

建金斯問道：「她把兒女也帶走了麼？」

杜耳別格說道：「沒帶走，這是此事最奇異之點。因為她在平日，愛惜兒女，好像生命；現在把兒女拋下，單身逃走，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

建金斯問道：「後來怎麼樣呢？」

杜耳別格說道：「海麗妮的容貌，過於美麗，不論是誰，凡是看見她的，恐怕沒有一個不動心的；但是她以莊重自持，所以一般男子，全不敢冒冒失失的和她親近；加以她的朋友，全是些明禮的婦人，與她往來的，婦人爲多；因此我和她結婚三年，並沒感到嫉妬之苦。記得在兩星以前的一天早晨，突然有人送了一束紅薔薇來，是贈與海麗妮的。」

建金斯問道：「是誰送來的呢？」

杜耳別格說道：「說起這件事來，也真奇怪。這束紅薔薇，是守門的童子拿進來的。據童子說，是一個賣花童送來的；至於是何人所買，何人教他送來，全都沒說，放下花束就去了。」

建金斯說道：「有人贈送尊夫人紅薔薇，你覺得出於意外麼？」

杜耳別格說道：「不！並不覺得出於意外；因為贈物於美婦人，是常有的事；況且我深知我妻的品格，一點也引不起我的嫉妬來，這是我剛纔說過的。」

建金斯說道：「這無名的贈主，其意何居呢？」

杜耳別格說道：「是呵，這是要研究的。」

建金斯又問道：「後來怎麼樣呢？」

杜耳別格說道：「到了次日早晨，恰巧時間相同，仍是九點鐘，又送了一束紅薔薇來。」

建金斯說道：「噯！」

杜耳別格說道：「到了第三天，到了第四天，全是在相同的時間，送一束紅薔薇來。」

建金斯說道：「真熱心哪！既是這樣，你的心中，就一點不思索思索嗎？」

杜耳別格說道：「是的，我不過笑笑罷了；海麗妮對這贈物，也是很平淡的，視為尋常。」

建金斯問道：「你對於這個贈主，始終沒調查調查嗎？」

杜耳別格說道：「也有一次，想要調查調查，但是一見海麗妮正大無私的氣象，殊不願做這卑劣的舉動；雖然偶做調查之想，不久又取消了。」

建金斯問道：「後來怎麼樣呢？」

杜耳別格說道：「到了第五天，仍是送一束紅薔薇來！自此以後，日日相同，總是在早晨九點鐘，並且總是一束紅薔薇，因此我也不能不覺得奇怪了。但是我雖然覺得奇怪，並不疑惑海麗妮，實在是出於可憐她的意思。有一天早晨，等賣花童到來，便向他問道：「這花是誰贈的？」賣花童說道：「是一個不認識的男子，每天在街上遇見他，他便給我一個馬克，教我給太太送一束紅薔薇來。」我雖然調查過，仍無頭緒。」

建金斯說道：「那賣花童，次日又來了麼？」

杜耳別格說道：「不！我家中守門的童子，聽電鈴一響，開門一看，但見一束紅薔薇，放在門檻上。」

建金斯問道：「還是紅薔薇麼？」

杜耳別格說道：「是的，我真覺得奇怪了。我心想：「這個人，因為羨慕海麗妮之美，每天贈花一束，真是個怪人，而簡直是個糊塗人。」我至少在昨天以前，總是這樣的想。誰知昨天發生變故了：昨天早晨，我同海麗妮早餐以後，正在飲咖啡，見那守門的童子，手中拿着一束白蘭花，笑着走進房來，說道：「太太請看！今天變了樣子了！紅的變成白的了！」他說罷，便把一束白蘭花放在几上。」

我向童子問道：「還是放在門檻上嗎？」

童子說道：「不是那賣花童送來的。」

我說道：「爲甚麼不依舊……？」我說至此，忽見海麗妮直着眼睛，拼命望着几上的白蘭花；她的面色，卻蒼白得同死人一樣了。」

我見她這神色，心中害怕，連忙問道：「你怎麼啦？」說着，便握住她的手，祇覺她的手，冰冷澈骨，手指卻不住得顫抖。我向她問道：「海麗妮！你有病罷？」我見她像是避我的視線似的，我便又說道：「的確是病了，趕緊臥在牀上去罷！我給凱涅耳博士打個電話去罷！」

她懶懶的點點頭，又顫聲說道：「不必打電話給他，我自己到他的醫院去罷，藉此可以吸些早晨的空氣，或者胸中可以暢適。」

我說道：「你願意自己到醫院去，也無不可；但是必須叫蘇斐同着你去！」

她說道：「不必用人同我去，我自己去就與了。」

我見她那疲倦無力的樣子，很覺可憐。那時一看時辰表，恰巧九點半鐘，已經到了赴事務所的時間了。每天事務所裏，總有許多信件，必須辦理，所以一到時間，必須前往；於是我向海麗妮說道：「我此刻要到事務所去了。你到醫院診察以後，務必把病狀由電話告訴我！」

她點點頭，說道：「請你不必十分懸念！」她說罷，便立起身來。我見她兩頰蒼白，行步遲緩，狀態實在可憐。她走到房門，忽又轉回身來，很熱烈的把我的脖頸抱了一時，然後出門而去。這種舉動，也是很奇怪的。我們伉儷雖篤，然這種露骨的代表，是從來所沒有的；所以我不由自己，呆立了多時。」

杜耳別格說至此處，因為疲倦已極，便倚靠在車子上，仰望天空。此刻天色清朗，連一點雲霧都沒有。

建金斯默默無言的望着杜耳別格，見他雖然閉了眼睛，但是他的眼皮之下，不住的活動，因知他的心裏，不安已極。故此輕輕的握住他的手，低聲問道：「從此以後，便與尊夫人沒見面嗎？」

杜耳別格雖已睜開眼睛，但依舊呆呆的發楞，所以對於建金斯問的話，像是不甚瞭解似的。因此建金斯重復說道：「從此以後，便與尊夫人沒見面嗎？」

杜耳別格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垂着頭，用那幾乎聽不見的低聲說道：「是的，從此以後，便沒和她見面。」

建金斯點點頭，說道：「那麼，你們必是一同出家門，是不是？你是往事務所去，她是往醫院去，以後尊夫人那一方面，就沒說甚麼話嗎？」

杜耳別格徐徐擡起頭來，望着建金斯，說道：「我到了事務所，約摸過了一點半鐘，她給我通了一個電話。」

她說：「已經凱涅耳先生診察過了。」

我因爲非常懸念，便連忙問道：「怎麼樣呢？」

她說道：「果然照你說的一樣，不甚要緊的，不過心臟不大好，務必到海岸去一輪就好了。」

我問道：「你此刻覺着怎麼樣呢？」

她說道：「此刻覺着好一點了。」

她雖說好一點，但是我聽她說話的聲音，彷彿含着極深的憂鬱；苦於兩地分離，不能看見她那憂鬱的神色罷了。我因此又問道：「那麼，你此刻就回家去麼？」

她頓聲說道：「不，不，此刻先不回家；因為我很疲倦，想到牀上休息休息去。」

說到此處，我便把電話的耳機掛上了。此刻桌上堆積着許多信件，全都不能不閱看；並且陸續來的信件，也是不少。我因為海麗妮病到如此地步，心中非常的聖念，更恐她的病勢甚重，醫生不能對她實說，也未可知。所以我想必須給凱涅耳博士通個電話，問問實在病情。

我一通電，恰巧博士正在院中，我便向他問道：「海麗妮的病狀，到底怎麼樣啊？」

博士帶着驚訝的語氣，答道：「甚嗎？尊夫人的病狀，尊夫人怎麼啦？」

我說道：「剛纔經你診察過了，你不是說她心臟不好，應當到海岸去住嗎？」

沈默了一會兒，博士答道：「你弄錯了罷？尊夫人一二日之內，沒到這裏來呀！豈但一二日，大約我不見她，已經有三個月了。」

我聽了他的話，像是在夢中一般，立刻頭腦發昏，兩耳發聾，勉勉強強的說道：「哦！對不起！再見！再見！」

我把耳機掛上，立刻叫了一個事務員來，把我經手一切事務，完全託他代辦。我想不論如何，必須回家，向她問個明白。

十分鐘後，我便乘着摩托車，回到格墨尼瓦德地方的住宅了。

我進了家門，便向女僕問道：「太太怎麼樣啦？」

女僕帶着驚訝的神色，望着我說道：「甚麼事啊？」

我說道：「我問太太的病，怎麼樣了！」

女僕說道：「哦！哦！在三十分鐘前……」

我問道：「三十分鐘前，怎麼樣？」

女僕說道：「旅行去了。」

我說道：「旅行太太往那裏旅行去啦？」

女僕說道：「不知往那裏去啦。留了一封信，放在您的寫字桌的抽屜裏啦！」

我聽了，便急急忙忙的，走進房中，開了抽屜一看，果然有一封信，是海麗妮寫的。」

建金斯問道：「那封信，你現在帶在身邊嗎？」

杜耳別格從衣袋內取出信來，說道：「這就是。」

建金斯接過信來，祇覺清香撲鼻，原來是用伊索拉別拉（香水之名）薰過的，信紙是淡青色的。連忙揭開一看，祇見上面寫道：

「海麗妮奉書於最親愛的耶米連斯：我因為必須出門，所以到我的父母家中去了。我父母住在瓊耳邊地方，是你知道的那裏靠近海岸，海水浴最便。我住在父母家中，請你不必懸念！」

信後附注一行小字，寫的是：

「我因為在此地靜養，請你不必前來，亦不必來信！」

建金斯看罷，把信交還杜耳別格，遂又問道：「你能遵照她的話，不去訪她嗎？」

杜耳別格說道：「那如何能呢！第一，因為醫生的話，是個疑點；第二，尚有他種理由。那信中，不是說到她父母家中去了麼？你要知道！海麗妮的父母，是否生存，我在以前，是一點不知道的。我們結婚以後，也時常因為閒談，談到她的父母；但每一談到她的父母，她必用旁的話岔開，總不肯說。我心想她所以不談父母，大約關於她的父母，或者有甚麼可恥的事，也未可定，所以我也不問了。此次忽然提起父母來，豈不令人詫異？莫非到她父母家中避難去了麼？如果是避難，但所避的，究竟是誰呢？單單是為避疾病而去麼？決不是罷？那麼，此次旅行，突然發生，是因何而起呢？還是因為躲避人罷？但是躲避誰呢？我在當時，曾經如此推求。當我推求之際，忽然想起贈花之事，甚覺奇怪；每日所贈的，全是紅花，惟最後一次，改成白花，其中大有研究的價值啊！何以海麗妮一見白花，立刻驚駭失色呢……據我想，這紅花白花之中，必暗含着一種甚麼暗號。那白花，必是表示一種事情，發生了甚麼變故，所以海麗妮一見，立刻驚慌逃走……我在當時看過她的信以後，便跑到她的房中查看，祇見她的房中，異常亂雜，衣服咧，紙片咧，旅行用的另物咧，拋置滿地。像海麗妮那樣穩重而有秩序的女子，她的

房中，倘非有急遽重大之事，斷乎不能令其如此雜亂。據此，更可以推知她在當時，是何等的苦痛，何等的驚駭，何等的戰慄了。我敢斷定她決非因病，必是因為最大的恐怖；但是我不知其恐怖之……」

建金斯當杜耳別格說話之際，遙遙望着天空，祇見二三座細長的高塔，矗立於雲表，這便是那裏的無線電信台。他聽杜耳別格說到此處，便問道：「那麼，你後來怎麼樣呢？」

杜耳別格說道：「我起初想立刻到瑕耳邊去，繼而一想，縱令立刻起程，到瑕耳邊的時候，正當半夜，仍須等到明天早晨，方能辦事，足見立刻起程，也無濟於事。那麼，我究竟怎樣辦理呢？我思索了半天，忽然想起海麗妮的父親，姓謝斐里，何不先向瑕耳邊的村會，通個電話問問呢？我想罷，便由電話向瑕耳邊的村長問道：「現在貴村有一家姓謝斐里的麼？」這是我向他問的話。」

建金斯問道：「那村長，是怎樣回答的呢？」

杜耳別格說道：「村長回答，本村在五年前，雖有一家姓謝斐里的；現在不知遷到何處去了。」

建金斯點頭說道：「如此說來，尊夫人信上的話，是託詞了……謝斐里……謝斐里……一邊思索，一邊把『謝斐里』念誦了幾遍；遂又說道：『這謝斐里的姓，你沒調查調查嗎？』」

杜耳別格說道：「我何嘗沒查呢？但是查遍了人名簿，沒見一個姓謝斐里的。」

建金斯說道：「查人名簿，是不中用的，非實地調查謝斐里的家不可。然而據你所說的情形看起來，恐怕雖實地調查，也不中用。你莫非從那時起，便想和我商議，立刻起程，尋我來了麼？」

杜耳別格說道：「不，不是的，昨天並沒起程；因為我又想起贈花之事來了。我以為贈花之事，若是專因為尊敬海麗妮而贈的，必與海麗妮之逃走，沒有關係，翌日早晨，必然依舊贈送；若是翌日停止贈送，便可知他與海麗妮的逃走，大有關係，更可知贈花的裏面，必潛伏着一種計畫；因此我決計等到翌日，看看他究竟是否贈送，再定行止。」

建金斯說道：「所謂翌日，就是今天，是不是？」

杜耳別格說道：「是的。」

建金斯說道：「那麼，今天花來了麼？」

杜耳別格說道：「沒來。花既沒來，我便認定贈花一事，與海麗妮的逃走，大有關係了；因此決定訪你，和你商議。半點鐘後，我便上了赴漢堡的火車了。」

（未完）

家庭娛樂



風琴

另印音樂用品
目錄承索即寄

本館製造孔雀牌樂府牌風琴式樣新雅種類繁富聲簧準確資料堅固為家庭娛樂之無上妙品定價每座自二十元起至二百四十元包紮運費在外

音樂用書

兒童新歌曲	一冊	一角
新法國語唱歌集	四冊	各二角四分
新體唱歌集	四冊	各一角
進行曲	一冊	四角
今樂初集	一冊	一元半
新歌初集	一冊	一元半
風琴戲曲譜	一冊	六角
英文琴譜	五冊	各一元

商務印書館謹啓



國風入樂辨

胡懷琛

國風。詩經之一部份也。詩經之疑問甚多。孔子曾刪詩與否。此一問題也。孔子時有國風之名與否。此又一問題也。（孔子未嘗言國風。但言周南召南及雅頌。）此等問題。非片言所能解決。今但說國風。取其範圍較小。易於討論也。即國風之疑問亦甚多。小序可信與否。是一問題也。今所見國風。是孔子刪定者否。此又一問題也。（宋人王柏。謂孔子刪定者。秦火後已散失不全。漢儒取閭巷歌謠。以補足三百五篇之數。故鄭衛之詩。亦夾出其間也。）此等問題。亦非片言所能解決。今但說國風入樂問題。取其範圍更小。更易於討論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語魯太史。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

去其重。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自有此言。後人遂多謂孔子刪詩矣。又多謂詩三百篇皆可入樂矣。余按孔子刪詩。另一問題。吾當別論。今但論國風可以入樂否。

夫頌本爲宗廟樂歌。可以入樂。無須言矣。雅則或爲燕饗之樂歌。或爲朝會之樂歌。可以入樂。亦無須言。風則爲閭巷歌謠。出於婦人女子之口。未必能入樂也。

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孔子正樂。但言雅頌。未嘗言風也。惟周南召南則否。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是言樂也。蓋二南雖列於國風。實與其他國風不同。朱子謂周公制作禮樂。乃採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是也。

善夫宋人程大昌之言曰。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官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以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採。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

按程氏之言是也。其曰南雅頌爲樂名。曰十三國爲徒詩。誠爲探本之論。然或有辨之者曰。左傳記季

札觀樂。已云。爲之歌。邶鄘衛。爲之歌王。爲之歌鄭。爲之歌齊。……云云。是分明國風皆能入樂。又安得謂之爲徒詩哉。

於是爲之解釋者。又謂左氏之言誣也。（宋人王柏之詩疑。有此說。）蓋左氏記季札事。乃本國風篇目而敷衍其辭耳。今人多知史記不足信。則左氏亦豈盡可盡乎。

由是觀之。國風不能入樂。可斷言矣。

然鄙意尤有進者。以爲十三國風。非樂歌也。然亦可以入樂。

吾胡爲作此矛盾之言哉。曰。請舉吾說。

所謂樂歌者。按譜以作歌也。如頌是也。然樂工亦嘗取材於徒歌。爲之刪改數字。即可入樂矣。風是也。吾今且舍國風。而引他歌爲旁證焉。

史記載伯夷叔齊採薇歌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爲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琴操則載採薇操云。

登彼西山。言採其薇。以亂易亂。不知其非。神夏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

按採薇一歌。可爲徒歌譜入管絃之絕好例子。今試參觀兩文。琴操刪去末兩句。並刪去兮字矣字。
(全詩共有四兮字。只存其一。)改暴字爲亂字。增一言字。卽由徒歌變爲樂歌。而可被之管絃矣。
又史記漢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蒲梢天馬歌曰。

天馬徠兮(古徠字)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而漢樂府歌辭中亦有天馬二章。其二曰。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阜。(同草)經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台。
按此又一徒歌譜入管絃之例也。試參觀兩文。天馬蒲梢歌改爲樂歌。除第三句及「歸有德」而外。餘皆採入。而盡刪去其兮字。

又屈原山鬼云。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艱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阿。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恨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風瑟瑟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而魏晉樂歌所奏。亦有此曲。其辭云。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幸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椴椴。思念公子。徒以憂。

按此又一徒歌譜入譜絃之例也。原辭東風飄兮神靈雨以下數句。全刪去。而直接末二句。其他皆刪去其兮字。而每隔二句。又復添補一字。足成七字。如被字下加服字。慕字上加戀字。就文學言。毫無意。

味。然必如此者。方能協律。最可異者。原辭予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一。句。天字屬上文。而樂辭之天字。則似屬下文。只求能合樂譜。雖割裂文義。亦不顧也。

由上文三例。可得一總結束。曰。取徒歌譜入管絃。其必要之條件。爲刪去助詞。如兮字矣。字是也。其次。改若干字。如採薇歌。改暴爲亂。山鬼改幽篁爲幽室。是也。其次增若干字。如山鬼增服字。戀字是也。其次。改其詞句。如天馬蒲梢歌。是也。刪字增字及改句。所以合節奏也。改字。所以協宮商也。而原意則未改。而樂歌之辭。如徒歌之佳與否。所不問也。但求節奏能合宮商能協耳。

吾人本此例。以談國風入樂之問題。可以迎刃而解矣。

今所傳之十三國風。是徒歌也。非樂歌也。何以知之。但觀其兮字。即可知矣。雅頌中兮字。遠不及國風之多。而頌尤少。間或有之。乃是例外。如採薇操之存一兮字是也。其次國風之文。甚活潑。甚自然。而雅頌則否。頌尤爲甚。是將文就譜故也。豈僅爲冠冕堂皇之辭而已哉。由此以判定十三國風之爲徒歌。可無疑義矣。

然彼亦未嘗不能入樂也。一經樂工爲之改歌。以就譜。亦正與採薇天馬各歌相同耳。吾意季札觀樂

時樂工所歌。必別有已改爲樂歌之本。而今所傳則徒歌也。然徒歌與樂歌。意既無殊。詞亦相去不遠。正如採薇歌之與採薇操耳。由此以判定十三國風可以入樂。又誰得而非之。吾故曰。十三國風。徒歌也。非樂歌也。然亦可以入樂。是比程大昌之言。較爲確切有據。而更無疑乎左氏季札觀樂之語矣。

(完)

蔣智由之小說論 (螺屋雜記)

小說與社會。有莫大之關係。向見梁任公。嘗著論文。言之甚詳。今復見蔣智由序月月小說。亦極言小說能力之偉大。任公先生文。人多見之。智由先生文。見者甚少。今有錄於此。其文云。

余一日者。偶自外歸。見案頭有寄余書一冊。信一函。啓視之。書則月月小說。而信則周君桂笙之所遺也。信中述欲致力於小說。以造福中國。并索余之題詞。余欲言小說之如何有益於中國乎。昔人有言。無徵不信。則欲描吾之理想以言。不如按之事實以言之。更爲親切而有據也。試略舉一小說之故事。

以實之。蓋在英國有國立貧民救養所者。凡年屆五十以上之英人。證實其爲貧民。皆得收容於所。中之整齊清潔。美善周至。蓋實年老貧民一現世之天堂也。東西各國過而覽者。莫不歎賞。而譽英國國家辦事之能。雖然。試一考之英國國家所經營之事。蓋亦爲罪惡弊害所充積。而此貧民救養所。獨能進步如是。是非當日多數有名政治家之力。而實一小說家之功。其小說家。卽吉肯氏是也。彼於其所著郁利惠可獨維斯多之小說中。描摹貧民救養所之弊害。其悲慘之光景。令人酸心怵目。流淚憤懣。而不能堪。由此貧民救養所中。得透一道之光明。至不能不改革。以求盡善。而遂有今日清新之氣象。則此一小說家之所造就者大也。今中國之國家社會間。暗黑慘淡之事何限。使得若干良小說家。以寫之。其於中國前途改革之功。豈有既乎。嗚呼。周君與其同社諸君子。志在於此。其亦勉乎哉。吾見他日溯新中國之原因。而追憶小說之大力。必有以其功冠於諸君子之頭上者也。因題此以復周君。諸暨蔣智由識於日本寓廬。

說界評林之一斑

編者輯

紅緯帽與舞衫

(倚虹)

久病新瘥。入夕睡甚早。倚衾恆雜讀時流新著十餘葉自遣。昨夕在一夕之間。一冊之中。得兩佳構。眼福甚不淺。然迴環往復。入夢較遲。人謂書能引睡魔。余謂佳書足以破睡魔也。兩佳構皆載今年小說世界第五期中。其一爲包天笑先生之「紅緯帽」。先生之短篇小說。名雋爲世所稱。而描寫一微物。寄無窮之感者。尤可貴。往歲小說畫報之「白磁缸」。曾賺人眼淚不少。今「紅緯帽」一篇。益引人身世之悲。勝朝遺老讀之。尤不勝故國舊君之痛。事實極平淡。天笑達以雋婉之筆。遂有此一唱三歎之致也。嗟夫。余家亦有紅緯帽。幾經遷播。正不知彼流轉何處矣。

緊接「紅緯帽」者爲吾友江紅蕉君之「舞衫」。紅蕉作品以清圓流利勝。今觀舞衫之名。吾甚愛其賦。吾意必有婉媚之詞。殺吾「紅緯帽」懷舊之感。展而讀之。出吾意外。題甚膩且艷。文則甚危苦。旨在教孝戒奢。彌可敬。篇中述一慈母爲愛女永夜辛苦製舞衫。備其次日跳舞之用。母則竭盡心力。女猶未甚愜意。抵會後。覩已嫁同伴之衫勝彼。且私歎畢竟母之愛女。不及夔砧之體貼。入微。讀者至此。真堪爲天下之爲母者。放聲一哭。

附詩二首

題天笑之紅緯帽

勝國威儀逸若塵。伊誰懷舊寫酸辛。冷攤縱有紅纓帽。何處斜陽覓主人。

讀舞衫後

爲汝驅隨舞片時。一針一縷血如絲。未嘗十指酸辛味。那識人間阿母慈。

茶花女 (劇本)

(續)

卓 呆

(馬克)你既懂了。放我走罷。

(亞猛)那裏去。

(馬克)去一刻就來。我和克希于舒里在院子裏。倘若父親到時。可以喚我。我們二人。那能分離的。父親若有怒容。總要求他息怒。成全我們二人之事。照現在的樣子一起度日……不對不對。比現在還要把幸福增多幾倍。這纔滿足咧。

但是或者偶然我有難爲你之處。你總要信着。實在不是我的本心。

(亞猛)懂了懂了。所以你哭着麼。到底什麼緣故。(馬克)不過偶然悲傷起來。就哭了出來。你看我此刻不是已好了麼。那麼。我和他們去耍了。不。是我臉上已有笑容麼。停一回再會。接吻而去。

(亞猛)他恐怕我父親要我們二人分離。所以心中很着急。(鳴鈴。婢入)今天我父親要來。倘若到了。望你領進來。

(婢)是(退)。

(亞猛)我父親也是明白人。決不致把馬克和別的女子一樣看待的。(觀桌上之書籍)什麼書。是漫郎攝實戈麼。(婢攜洋燭上。亞猛讀小說數行)這種小說。都是撒謊。(投於書桌上)漫郎這個女子。都是假的愛情。(鳴鈴)已經七點鐘了。父親怎麼還不來。(婢入)你去請姑娘進來罷。

(婢)姑娘不在。

(亞猛)那裏去了。

(婢)他說立刻就回來的。出去得不多一刻咧。

(亞猛)配唐一起去的麼。

(婢)不是。配唐姑娘先去的。

(亞猛)原來如此。(婢退)恐怕到巴黎的傢具店裏去了。好得我已託了配唐。他必定肯止住的。(眺望窗外)庭中什麼人。好像是馬克。喂。馬克。馬克。(不答)不是馬克……奇怪。一定有什麼緣故。否則爲何落下淚來呢。不錯不錯。叫我怎樣坐得定。

急急往庭中。

外面一送信人入。

(送信人)亞猛先生是那一位。

(亞猛)就是我。

(送信人)有一封信在此。

(亞猛)從那裏來的。

(送信人)巴黎來的。

(亞猛)誰叫你送來的。

(送信人)一位婦人。

(亞猛)你怎樣進來的。

(送信人)外面門都開着。一個人都沒有。所以我

進來了。

(亞猛)好了好了。

送信人去。

(亞猛)馬克的書信。一定他在那裏等着。叫我去

咧。(開封)怎麼手發起抖來了。(此時亞猛之

父上立於其後。亞猛讀信。)當子讀此書時。：

：(大怒。回頭。忽見其父。亞猛又怒又驚)爹爹。

(閉幕)

第四幕 倭蘭之室

室內燈光燦爛。正作葉子戲。

隱隱聞音樂聲。隣室正在舞蹈也。

家實。亞利。知醫生。配唐德。豔多在場。

(家實)(手執紙牌)諸君好了麼。

(亞利)我來賭五法郎。

(家實)什麼話。只賭五法郎。就要這種大模大樣的說麼。

(亞利)那麼十路易罷。

(家實)這也不必。(向醫生)你也賭麼。

(醫生)不賭。我還是和姑娘們去談天。有趣些。

(家實)有趣了能多錢麼。

(醫生)賭錢也不是一定勝的。

一同圍桌而賭。

(家實)另外還有賭的人麼。

(配唐)慢來慢來。我也賭十法郎。

(家實)錢呢。

(配唐)要給你看麼呀。錢袋沒有帶來。

(家實)錢袋也沒拿來。怎能賭呢。借二十法郎給你。

(配唐)停一刻還你。

(家實)自然要還的。諸位。多好了麼。(開牌)我是九。一人獨勝。

(配唐)總是你一人勝的。

(亞利)(叩錢袋)我已去了一千法郎咧。

(德黠)(向醫生)先生。亞利知的病。要請你診診。

他常常要叩錢袋的。

(醫生)這是年輕的緣故。老了就能痊愈的。

(德黠)你說輸了一千法郎。不是說大話麼。你來的時候。只帶得十法郎。對不對。

(亞利)你怎麼知道。

(德豔)看了你摸袋的樣子。就能明白的。

(亞利)原來如此。我借着九百六十法郎的債咧。

(家實)諸位。怎麼樣。到底賭不賭。又不是叫你們來講笑話的。

倭蘭岳特入室。

(倭蘭)你們倒也有興。岳特。弄一百法郎來。我也

要試一試。

亦圍桌上。

(家實)倭蘭姑娘。今晚夜會總算熱鬧咧。

(岳特)(見醫生)呀。先生也在此。(低聲)有一句

話要請問。常常要頭昏。這是什麼道理。

(醫生)那是不行的。

(倭蘭)問什麼病。

(醫生)頭昏的病。

(倭蘭)原來如此。岳特。我都輸去了。

(配唐)岳特先生。借二十法郎給我。

(岳特)等一等給你。

(家實)(向倭蘭)亞猛呢。

(配唐)亞猛不在巴黎。那件事你不知道麼。

(家實)什麼事。

(配唐)他們已分開了。

(家實)什麼時候的事。

(德豔)是一個月前的事。馬克幸虧有主見。

(家實)有何主見。

(德黠)不待男人拋撇他。他先拋撇男人了。

(亞利)諸君。怎麼樣。到底賭呢。還是談天。

(家實)你這人真討厭。爲了你二角三角錢的小

賭。我指上皮都擦破了。(立起)銀行倒了。兩點

鐘輸了二千法郎。我要辭職了。

(岳特)你不做了麼。

(家實)不做了。

(配唐)亞猛來了。

亞猛入。

(家實)正在講你。你倒來了。

(亞猛)講我什麼。

(配唐)說你往土烏爾去。不見得來了。

(家實)什麼時候來的。

(亞猛)到得沒有一點鐘。

(配唐)亞猛先生。近來有什麼新聞。

(亞猛)我沒新聞。我反要問你咧。

(配唐)遇見過馬克麼。

(亞猛)沒有。

(配唐)他立刻要來了。

(亞猛)(冷然)那麼。只得會他了。

(配唐)好親熱啊。

(亞猛)叫我怎樣說好呢。

(配唐)你已不懷恨了麼。

另外一欄

葉楚傖小說雜論存稿(三)

於讀者方面尙有一至大之缺點。彼等非不能辨賢奸也。然於賢者則賢之而不能模範之。奸者則奸之而不能戒懼之。關羽之一生。足爲模範與否。姑置不論。卽曰。武將中曠世第一人矣。則馨香祭祀以後。自當奉身以學之。而今之社會。其視關爲何如乎。有於關聖前求籤擲筮者矣。是視關聖爲拆字先生也。有於關聖前話病求藥者矣。是視關聖爲內外方脈之醫生也。有以五月十三日之雨爲磨刀水。以下一歲之疫癘者矣。(吳諺如此)是視關聖爲斬妖之王法師也。甚而至於剃頭店之夥計。小小剃頭刀。與青龍偃月刀。同姓不宗。而直認關聖剃頭祖師者矣。更甚而有誤關聖爲月下老人。而請彼爲嫁人者矣。其餘如張三爺之三十年一巡科場。顯瓊帝爲癩疾鬼之老子。神茶鬱壘之變爲秦叔寶尉遲恭。種種離奇不經之談。無一不因迷信臆。埋沒盡小說本旨。模範之謂何。至於所戒懼者。秦檜可謂小人之尤矣。而岳墳前之鐵像。羣以一尿相享。而享之者不曰示奸臣以千秋之罰。而曰求一年之色頭。(色頭與

瀟頭同音）又警戒之謂何。是故作小說卽敷陳忠義。鑄鼎象奸。窮工竭力。其結果亦不過替社會添幾個妖廟邪神耳。

由是以言。吾儕亦可以拆筆擲硯。不再作擊矣。曰是又不然。讀小說者。固有不是。然亦有是處。前數節所言。特舉其短處者。且此種短處。又何至讀小說者。一部十三經。豈非聖人之書。將以是立教萬世者乎。一部二十一史。豈非賢者之書。將以是昭鑑百代者乎。然而讀之者。又如何哉。典謨雅頌。則秀才入場之夾帶也。學究坐館之飯碗也。漢唐宋明。則文人之冤園冊子也。經古場之奪命金丹也。何嘗過引爲規鏡。資爲借鏡來。則若因是遂歎書之無用。則當先請小說家退後。讓古聖古賢上來。撕完燒絕。然後再由小說家來歎窮氣若不然。則當念古聖古賢。正以斯道之將喪。故作經述史。冀挽救於萬一。作小說者。雖非聖賢。究異化外。人家竭畢生之力。以成一書者。猶未與讀者決裂。而况區區吾儕。乃敢大動厥氣乎。是故宜於既經發見讀者短處以後。平心靜氣。求一挽救之方。且讀者亦未斯無特長也。其可約略述之者。一爲辨是非甚明。二爲終身記之弗忘。三傳布之力速。卽此三者。亦可以勉吾儕以好爲之矣。以一人之生而求衆人之事備焉。此非至難之事哉。作小說者。實有此等苦處。譬如寫一乞兒。吾固見乞兒之衣爲百結之褸衣矣。乞兒之呼人爲娘娘太太善良老班矣。乞兒之食爲殘羹剩炙矣。然未與乞兒同一破廟睡覺。不知其睡時之景况爲若何。亦未與乞兒一窩說話。不知其議論若何也。更進而非其親族兄弟。不知其身世若何也。非乞兒之口腹心藏。不知其痛癢甘苦若何也。以不知之人。而必強寫其未知之事。在富貴人見之。彼固莫明。若爲乞兒見之。不將捫腹大笑謂全然外行耶。雖然。此特其生活之最簡單者耳。其他生活愈窳。則吾所不知之事愈多。而吾之被人笑爲外行也。愈甚。就近時小說言。老殘遊記。一佳小說也。而其佳處只在處處不外行耳。孽海花亦一佳小說也。而其佳亦在處處不外行耳。不外行者。只須按步就班。不必求出色。而已足獨樹一幟。亦有明知己之外行。而又不容察閱者。則每故甚其辭以自掩。此已爲絕頂聰明人之手筆。然已無當於其人其事之精神矣。韓昌麗之送窮文。盧爾舉之鬼趣圖。人皆稱爲絕世佳作。其實彼等既未嘗爲鬼。又焉知鬼之必如是哉。鬼或笑其爲全然外行矣。

以盜跖之心。爲天下國家事。或猶改頭換面。不失爲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之倫。蓋其事功。苟可煊赫一時。受其害者固多。銘其功者亦復不少。心跡之如何。有時可以逃過太史筆端也。以堯舜湯武之心著書。未必卽無害於民心。蓋其意如此。而讀者之心理。未必如此也。曹操王莽司馬懿等之受禪。何一弗托於堯舜。元世祖清世祖之入寇。何一弗托於征伐。作史者何嘗夢想到後世有如此之堯舜湯武哉。小說之範圍。較正史爲寬。小人之讀小說者。較讀正史爲多。筆下一字。功罪所判。苟不自飭。將入地獄。是故對此出入善惡之請者。宜先正下筆作書之心術。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猶不敢說盡頭話。而况庸人乎。苟我心而在濟世扶民。結果適得其反。吾猶可告無罪於天地也。若先存一時髦諧俗之心。則其罪較誨淫誨盜爲尤大矣。嗟乎。人生不幸。致以小說爲立身之術。前世必已作孽不小。故被罰以至此矣。若不及早懺悔。自求多福。則作孽益深。懺悔益難。他生不將入畜生道。以千萬萬剛。完此公案耶。吾思至此。汗爲之下。不知今之作小說者。其亦有所動否。

既宅心忠厚矣。不可不思其術。其術維何。觀察一般人之心理。而善爲之誘導而已。一般人民之心理。我可略得而言之。第一痛恨官僚。而自身爲官僚者。則曰。我將先已而後人也。第二痛恨盜賊。而軟騙強索之有利於己者。則曰。我將逆取而順守之也。第三痛恨淫風之浸灌於社會。因己之不能節慾以自全。以君子期人。而小人律己也。第四痛恨外貨之充斥。而已以文身之故。必力求新奇以棄國貨也。其五別社會國家之是非甚明。而自忘其爲社會國家中之一人也。其亦明知非法不足以治國。而以爲法犧牲爲苦也。其七知官僚之不足與其謀國事。而以往之之不易。遂不敢驅除也。其八知實業之可以富國。而戀戀於守田疇以自食也。其九信道德爲立身立國之本。而不能嚴十目十手之戒也。其十知國之當愛。而自居於被動之地位也。凡此種種。尙不克窮其什一。然國民心理。於此略可知矣。故作小說而有志於移風易俗者。當審察國民之優點在何處。因而鼓舞之。弱點在何處。因而警戒之。然也豈易事哉。不佞敢本所得。定自律作小說方法如下。非敢強當世君子之必從焉。或謂杜少陵一小說才也。不見被北征及羌。屋爲風雨所破諸詩。

其刻畫入微。皆小說家之神工鬼斧乎。又有謂歸震川一小說才也。不見彼先妣事略項脊軒記。其歷落下筆處。無一非人情至境乎。更有謂檀弓乃最古最妙之小說也。不見杜贛揚贊曾子易贛諸篇。進退周旋形容言語之間。出神入化乎。又有謂論語中亦不少絕妙之小說也。譬如子路共而立。長沮桀溺耦而耕。及子路行行如也。宰我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一段。何等婉媚。何等靈動。所記諸人。真無不活躍紙上。後之作小說者。累累千言。有得其一絲一毫之神妙者乎。凡此諸說。皆不願熟讀死書者之所言。雖以經傳比於小說。有似於不倫。而眼光獨到。實非庸流所及。吾以爲文章公器也。雅頌之獻。公侯之事。雄狐相鼠之詩。閨闈所歌。而孔子刪詩。先風後經。則文章之不以人廢可知。故卽謂周孔杜歸。能爲小說。亦未必卽得跟聖賢。而况喜怒哀樂。人情所同。啼影笑痕。聖人不廢。小說爲發乎人情。著於文章之物。有何不平等。而亦效獨夫五等之別哉。因是吾得一自信可存之說。願以白於國中曰。學爲小說者。其道不在揣摩小說也。

(完)

浣紗僮

乙丑清明病中

(黃葉)

瘦骨支離暗自驚。病來身比落花輕。渾忘今日是清明。心事一腔成大錯。癡情萬斛釀酸辛。空餘涕淚對春晴。

前因 軟弱 多病 難期 生育 今則 康健 喜樂 已為 母親

哈爾濱游緝隊第八營俄文譯員孫連起先生原籍吉林阿什河現任哈埠俄文譯員其來函云敝內前患血虧腦疲失其精神月經不調小腹痛屢延名醫開方服藥終鮮功效後閱報章載有韋廉士大藥房之聖藥證據確實故決意與內子試服亦不藥而愈

於各症之聖藥證據確實故決意與內子試服亦不藥而愈

今歲得生一女且母女強壯之極方知韋廉士大藥房之聖藥證據確實故決意與內子試服亦不藥而愈



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藥房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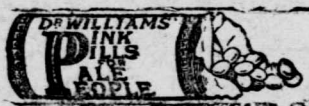
男女及小孩衛生小書奉送

指南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敝藥局原班郵送各一本

不取分文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強服愈瘡即且筋濕斷衰聖天丸韋介是生止料醫不士大月吉
也用之疾如使系骨傷藥下之廉紹濟紅飲服後生不醫醫經不
凡後病熱虛刺骨傷腦曾馳功士藉世色食後生不醫醫經不
是丸疾熱虛弱痛胃筋經名力大表之補丸加身立見奇效
凡經求風濕後立皮尻酸化血健腦女為補
韋廉士大藥房均有出售

丸補色紅生



醫大士廉韋

影 印

續 古 逸 叢 書

二 十 二 種 四 十 六 冊

涵芬樓前印宋蜀大字本孟子宋本南華真經早已見重藝林嗣又覓得宋本二十種均四部之要書不傳之祕冊仍遵前式影印流通合爲二十二種念此版本之罕見與紙墨之精審惟古逸叢書堪相比擬因取叢刊之體以續黎氏之書篤好國故之士當必有取於斯

書 目

- 孟子宋蜀本
- 南華真經宋本
- 爾雅疏北宋本
- 說文解字北宋本
- 龍龕手鑑宋本
- 諸葛忠武侯傳宋本
- 文中子中說北宋本
- 漢官儀宋紹興本
- 嘯堂集古錄宋淳熙本
- 新雕注疏珞璣子三命消息賦校正李燕陰陽三命宋本
-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宋本
- 曹子建文集宋大字本
- 張文昌文集宋蜀本
- 皇甫持正文集宋蜀本
- 李長吉文集宋蜀本
- 許用晦文集宋蜀本
- 鄭守愚文集宋蜀本
- 孫可之文集宋蜀本
- 司空表聖文集宋蜀本
- 頤堂先生文集宋本
- 寶氏聯珠集宋本
- 山谷琴趣外篇宋本

定 價

夾頁紙印
料半紙印

一百三十二元
九十元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千亦請書明
 五 投寄之稿請附原稿如原本不便附寄
 六 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
 七 點詳細敘明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時寄稿在聽投稿者自定
 十 稿寄後不退稿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
 十一 載得因稿致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二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三 (甲) 現金 (乙) 債券 (丙) 本雜誌
 十四 酬報之數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
 十五 投寄之稿一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
 十六 所有他人增刪寄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十七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十八 願他人增刪寄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十九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二十 譯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第五號
 小 說 世 界 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第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 大 書 坊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第 一 等	第 二 等	第 三 等	第 四 等
	正文	正圖	正圖	底封	底封	底封	底封	底封
	文後	文前	文前	外	外	外	外	外
	二十八元	四十四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六十元	六十元	六十元	六十元
	十六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八元					
	十元	十四元	十四元					
	三元	四元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定 預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郵費國外四分	全年五十册
				全 年	半 年	時 期				
				五 十	廿 五	一 冊				
				三 元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四元六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住時務將定單號數姓名定戶姓名在何處定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籍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